

湘军故里文脉传

——访毛主席母校湘乡东山书院



东山书院全景。

周新湘 供图

易鹰

还是年少读书时即知，湘乡东山书院演变而来的东山学校是毛主席的母校，是少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接受新式教育的第一站。此前对湘乡的印象，来自于“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史料记载，而在这群湖南人中，又以湘乡人居多。

直到毛主席诞辰128周年之际的初冬，湘乡行实地探访东山书院，从书院倡修者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解甲归田兴学，到办学者的以实学者才救国，到书院培养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陈赓、谭政等开国大将，深感湘军故里的崇文尚武重教，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和家国情怀因东山书院相连一脉相承、延绵不绝……

倡修者：封疆归来一乡绅

青砖灰瓦的东山书院前傍清清涟水河，后倚苍苍东台山，紧邻湘乡县城。建筑风格朴实无华，不事精雕细刻，一如其所倡的“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的教育理念。正厅顶梁正中绘有中国传统阴阳八卦图，两端书有“钦差大臣太子太保尚书衔甘肃新疆巡抚一等男刘谥襄勤倡修”“大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孟冬月谷旦十八里士绅建”。倡修者即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并出任新疆建省后首任巡抚的湘军悍将刘锦棠。

在湘乡人曾国藩为首并一手创建的湘军阵营中，因军功而擢升督抚者灿若群星，刘锦棠的身世和军功都充满传奇。其父亲在湘军成立之初参军谋生，不久战死岳州。其母因生活所迫改嫁。在祖母抚养下，刘锦棠15岁参加湘军为父报仇。作战勇猛且有智谋，跟随叔父刘松山作战。刘松山阵亡后，刘锦棠继承叔父遗志全面接掌老湘军时，年仅26岁。左宗棠进军新疆后为前敌总指挥屡建奇功，助左宗棠收复新疆不过35岁。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为首任巡抚，史家有“新疆设省之议，发自龚自珍，定于左宗棠，成于刘锦棠”之说。

边疆稍定，刘锦棠即萌去意，念及祖母年迈两个儿子战死，上奏朝廷回乡孝亲报恩，但数次奏请均未获批。祖母陈太夫人是伟大坚强的女性，不但在长子战死儿媳改嫁后抚养孙子成人，还将朝廷所赏赏赐为山西赈灾捐银三千两，并命刘松山、刘锦棠叔侄捐家财兴办刘氏族学（今城江小学的前身）。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刘锦棠以其祖母病

重回籍省亲获批。此次告假回乡，“陈太夫人耄年已不省家人子弟，公亦须寓不类少时。陈太夫人以为上客，公持之以大号，终不可辨识”，也就是祖母因老年痴呆认不出孙儿，可以想见铁血悍将刘锦棠戎马一生建功归来是何感受？不独于此，生母健在也不能探望，因湘中礼法“孝子不养下堂母”，湘乡风俗视丧夫后撒下子女改嫁为对丈夫不贞、子女不慈行为，儿女成人后哪怕再有出息也不得供养改嫁生母。身为封疆大吏荣归故里，母子俩只能隔河相见。刘锦棠回籍后侍奉祖母两年后送老送终，尽了孝道。

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为培养贤才，湘乡士绅许时遂等发起筹建东山书院，呈文得到湘乡县衙支持。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锦棠带头捐款两千两，士绅积极响应。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起，朝廷急召入京，他立即从乡间启程，不幸刚到县城就中风病倒，死时年仅51岁，随身行李中只有奏稿别无长物，清廷赐谥号襄勤。

办学者的以实才能救中国

书院作为独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教育机构，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代末期，湖南是办新式学堂最早也是最多的省份之一，东山书院是新式学堂的代表和先锋。当时教育年鉴就赞之“开湖南新学之先河”，与北京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并称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相比，东山书院虽后起之秀，但其所有英才对国家的贡献令人肃然起敬。

倡修者刘锦棠去世后经过几年兴工，1900年才全部落成。其间，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开明士绅不再执著于旧式书院教育，转而主张发展培养中西兼通的实用型人才的新式教育。时局变化和社会变迁对东山书院的创建产生深远影响，并按刘锦棠的倡议先行添设东山精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湘乡举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文，“原任新疆巡抚刘襄勤公思矫正其弊……创议添设东山精舍，以劝育才才……”

办学者认为，只有实学才能救中国，而兴实学必须废科举，提出“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的教育理念。在书院正厅左廊壁上《东山书院记》石碑，文中“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一句赫然显目，这应该和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一样对毛泽东产生

了一定影响。东山精舍仿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成法，教学内容完全是变法图强的新学实学，分科造士，摒弃了传统书院科举仕进的初衷，转向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

东山书院“实事求是”“变通求新”的办学思想还体现在实践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主张，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发展。每月购《万国公报》两册，每季购《格致汇编》两册，又有开启民智的《申报》《汉报》给诸生阅览。注重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增设体育设施。书院山长须选择品学俱优、学贯中西人士充任。建筑上也西学为用，大教室按照西洋风格建造，高大横格窗装进口玻璃采光好，两块大黑板可以上下移动，令人惊叹百多年前即如同今之大学课堂。

求学者：学不成名誓不还

不敢想象百年前一代伟人走出韶山冲在此求学时的场景。少年毛泽东得知母亲文氏家乡湘乡有所新式学校时，于1910年秋来此求学。当时父亲毛顺生原本要他去米店当学徒，临行前他改诗赠父表达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校长李元甫思想进步，慧眼识才，对毛泽东入学考试的作文《言志》高度赞赏，认为文章优美，称“学校取了个救国才”。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期间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特别对《盛世危言》《新民日报》等进步书刊有浓厚兴趣，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喜欢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他的文章器宇不凡，气



江水里的柔与刚

已经感受过船上绅士、名媛的歌舞，洋酒咖啡以及亲友送别的脉脉温情。我欣赏武汉人文化创意的别出心裁，更为那段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古情谊心动。这个发生在武汉后官湖畔的故事，几千年后，成就了武汉三镇的文化基因和品格。这个故事，在宽阔的长江上，流传千载，到今夜还在轻柔的风里，撩人心弦。我敬重这两个男人的千古一遇，他们让大武汉的人情物意，变得更有温度。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长江滩头溅起的水花，和草尖上的虫鸣，都是柔情万种的。它们能唤起我心底蛰伏的往昔。我与这座城市的交情，始于多年前，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来武汉，陪大姐到汉正街进货。从街头到街尾，密集的门面，攒动的人流，那种热腾腾的商业气息，让尚在读中学的我，有种被排浪掀起的眩晕般的惊诧。这个城市的商业活力，强劲而又带着市井的朴拙。

记得那天，供货的服装店老板听说我们没来得及吃早餐，马上打发店里人买来两碗热干面，热情地请我们“过早”。在武汉地面，吃早饭，就叫“过早”，用汉腔汉调说出来，味道绵柔亲切，似乎里面飘荡着柴烟气息。从此，我觉得武汉话里“过早”两个字最好听，最有方言的韵味。后来，我有机会挂上“武汉大学”的校徽。与同学去早餐时，也会使用“过早”这个温暖的词。我在樱花树下留影，在桂园、樱园的宿舍台阶上蹑上蹑下，在东湖的快艇上狂叫、嬉闹，在长江沙滩上戏水，还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热干面，爱上了这座城。尤其对闻一多老先生，把“罗家山”改为“珞珈山”，大为佩服，“珞珈者，美玉也”。武汉本就是一块温润之地，配得上这样的地名。

武汉，也是个骨密度值很高的城市。从它强壮的骨头上，可以掏出火焰与钢铁。且说对岸的黄鹤楼，我看见它的檐角被淡黄色

珠灯勾画出清晰的轮廓。正是在它的琉璃瓦上，有“白云千载空悠悠”，有“孤帆远影碧空尽”，有“晴川历历汉阳树”和“江城五月落梅花”，有崔颢、李白、孟浩然、范成大、黄庭坚等人的纶巾敞袖，更有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一腔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心，让河山动容。岳家军的猎猎战旗，在黄鹤楼上，飘扬了七个春秋。金兵第一次入侵，岳飞从九江西来武昌，收复了襄阳六郡。1140年，金兵再次南侵，岳飞从武昌出发，率十万大军，收复洛阳、郾城、颍昌、朱仙镇……他出生入死，洒尽英雄血，给外敌留下一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浩叹。“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公元2020年，在武汉雷神山、金银潭抗疫前线，我们在无数医护人员、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身上，看到岳家军不死的魂魄，依旧在黄鹤楼登高远眺，依旧在每一栋高楼、每一条街巷，闪耀钢铁的光泽。

武汉的刚，还奠基在长江大桥坚实的桥墩里。时间回闪到上世纪50年代，在缺少资金、技术和经验的情况下，国人在湍急的长江，架起了新中国的脊梁——武汉长江大桥。数年后，从纪录片看到这条钢铁巨龙，我就发誓，有一天，一定到武汉去看桥，就像走访一个老朋友。今夜，长江大桥在就伫立我视线的右侧，历经七十多年的惊涛骇浪，它依旧稳稳地站在龟山和蛇山之间，托举着江城的滚滚车轮和生活前行的脚步。隔窗看到它稳实的身影，在绵延的灯光中，与波浪之间，唯美得让我着迷。

与浩浩江水对坐，我眼睛里的满城灯火，就是一篇雄文。这个不久前按下了暂停键的城市，重启的活力，重启的生活，依旧奔腾入江涛如海。我知道，重启的，还有这一江灯火里的希望。

曹志辉

喜欢水，一向远胜于山。不仅因为水之柔美，更因了水之柔韧。我想这世间，再没有比水更有张力的事物了。她可以波澜不兴，也可以惊涛拍岸，水滴石穿。我无数次流连在海边、江岸、湖畔，只是想与水亲近。而无论行走多远，故乡那泓清澈碧绿的沱水，都深存脑海，念念不忘。

沱水，发源于罗霄山脉，如玉带般穿行于崇山峻岭。泛舟沱水，人在竹筏中，竹筏微漂在水波上，水清幽幽的，如明镜一般。顺流而下，有微风徐来，不知不觉中，心中的烦愁与不顺，都随风散去，亦或是消融于水了吧。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沱水两岸，青翠欲滴的是竹，它们一丛丛、一簇簇，探过身来，在微风中轻歌曼舞，守护着这片美好。枫叶红得肆意，尤其是绝壁上的那一树红，显示出一种高贵的落寞。仿佛被遗落在风里的一匹绸缎，就那么淡定，安静地，兀自盖了岩的一角，山风一吹，闲闲地散发着清香，让人徒添几分喜悦。野菊花扬着清白的脸，仰望着长空。

椭圆野果高挂在枝头，颜色还是青绿的，乍一看，以为是树上结的果实。细看，却原来是一些青藤逶迤而上，把果子挂在了高高的树枝上。

岸边的芦苇在风中飘荡，有着一一种飘然世外的美。天蓝得明媚，这些花、鸟、草倒映在水中，也绿出了一种诗意，撩拨着情绪，给人一种画影成双、水天一色的感觉。

“秀水清如玉，奇峰插半天。”船工只需用竹篙轻轻一点，不同的景致便像电影画面一般，交错而来。逶迤而上，有时，你明明以为船要到滩了，然而，峰回路转，又有不同的美景呈现在你眼前。

风从别处来，也不知耳语了什么，使得沱水愉快地漾起了细纹，层层叠叠地向远处不断荡漾开去，如达成了某种神秘的默契。

沱水清澈见底，能看得见河底的卵石和嬉戏玩耍的红嘴鱼。有人往沱水里掷鱼食，水面便泛起欢乐的水花来。水草繁茂，柔柔地在水中舒展着，铺陈着，长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有些还开了白色的花。

一群小鸟，砰地一声从树叶间箭一样地射出去。在更高一点的树枝上落下来，警惕地看着人。它们的样子比麻雀更小，有着靛蓝的羽毛，蜂鸟般玲珑可爱。一只有着金黄毛的小鸟，藏在一片红叶间，如果不是它婉转的鸣叫声，你几乎要忽略它的存在了。

周遭的一切都如同被洗涤过似的，纯净、美好。冬的暖阳下，人也懒洋洋的，竟迷迷糊糊在竹筏上打了一会盹。同筏的人惊喜地叫道：“瞧，野鸡。”果然，在成片柔软的狗尾草中，一只白羽的山鸡，拖着长长的尾巴，在风里悠闲地漫步。对悠然而棹的竹筏，人群因它而起的尖叫，有着熟视无睹的淡然。仿佛大自然只许了它这一川灵山秀水，它们才是这山水真正的主人。

就这样安静地漂荡着，聆听着流水声，竹篙声，什么也不想用，什么也不用做。只留风清日明，眉目疏朗间，觉现世安好。仿佛那些生活中的喧嚣已远离，天地之间，只剩这一泓碧蓝与澄明。

水面上起烟了，轻轻地，柔柔地，雾一般，氤氲着。有一种沉静之美，又有一种不胜凉风的娇羞。与那山顶的雾，正好相互映衬。只有那水里的小鱼小虾，清晰可见，天上的小鸟倒映在水里，和那些清水中的鱼儿凑到了一起，又倏地分开了。只有红蜻蜓轻柔地划过水面。

这些美好的事物，彼此遇见，如同长河与落日的相遇，大漠与孤烟的相依，西风与落叶的共舞，这一切美得那么自然，和谐。

人在水中游，时光就这样静静地从指尖溜走了，片痕不留。恍如乘一叶小舟，一任岁月的河流，安静缓慢地流向深远处。是的，沱水正如一位性情投洽的朋友，你若委屈，她静静相伴，你若哭泣，她陪你一起落泪。她不会追问你落泪的缘由，也不会指点你迷途的方向，只是静静地守候你，容忍你的消沉，你的恣意，还有你小小的任性。她若远若近，若即若离，却是贴心暖肺地陪伴着你。她不亲近、不灼热，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心情舒缓明亮，让你的心安放妥帖。

清水渡沱桥，凭栏魂欲销，只想有那么一天，能与亲爱的你，在竹筏上温一壶茶，细细品尝，听听沱水两岸的虫声鸟鸣。是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愉悦的呢？我所期待的，不过是，在美如画的沱水中，趁时光不算太老，能与你同舟共渡，同语欢笑而已。



湘韵

侠客

刘永涛

他们手持倚天剑
或肩扛明月刀
还有人赤手空拳
什么兵刃也不要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行走在江上湖上
不见一本正经工作
不为柴米油盐忧愁
喝酒吃肉
穿美丽的衣裳
一些人走过峨眉峻岭少林武当
路遍中原
一些人隐居天山大漠西域苗疆
遣世苍生
他们相识相知
爱恨交织
他们走马放歌
刀剑问情
他们咫尺天涯
一生追寻
一些人
风过了无痕
一些人
思念到如今

方雪梅

晚饭后，我给自己泡了一壶红茶，然后，静静地面江而坐。

平生第一次，长江像闺蜜一样，在初夏之夜，如此近距离地与我相对，且不时用一袭袭润湿的风，对我耳语，亲密而闲适。此刻，它收起了白天横生的烟雨，与对岸高耸的楼群一起，换上了灯光的夜礼服，再从玻璃窗外探入一卷卷五光十色的柔情，抚摸我的异乡之夜。

其实，武汉于我，也不算异乡。我是地道的楚人，出湘入鄂，坐在云梦泽的楚天楚水旁，同样如回到故土。相反，看到浩浩长江，感觉它的每一朵浪花，都是自己的亲戚。这一条大水，与我生长的洞庭湖，与倾覆我曾祖父人生之舟的荆江，与长眠着我舅舅、外婆母的汉水源头，连接交汇，是贯通我血脉的一根粗壮的线索，牵连着我最隐秘心底的一种亲情。我以曾孙女、外孙女、外甥女、女儿的情感，面对隔窗相望的夜长江，思绪汹涌，仿佛从满江灯影里，看到自己生命的来路，心头腾起莫可名状的柔软感。

这是2021年的4月的一个夜晚。我住在汉阳的晴川阁边。房间在七楼，距离长江不过百十米，视野辽阔，让我心生欢喜。不用移步，也不必费周折外出，江景便直接扑到了眼前。我得以与一条江对视、私聊。这场无需语言，也不必调动文字的交谈，参与者，只有大武汉的静夜，一江流动的光影，和我那颗在无声中激荡不已的心。

江南正当梅雨细雨过后，蒙蒙的江面，不时有轮船，剪开夜色，来来去去。我注意到，有几艘彩灯环饰的旅游船，在江面游弋，其中一艘是有名的“知音”号。它被打造成了怀旧的实景剧现场，登上船，人们就穿越到武汉的码头文化、民国风情之中。我